



云端行

孙可

缆车在雾中悬浮,像一枚被山神含在嘴里的琥珀。我们五个人挤在透明的轿厢里,呼吸声都变得轻了,仿佛怕惊扰了这沉睡多年的秘境。2025年3月27日,天柱山东关索道在云雾中苏醒,将二十载的幽梦抖落成雨丝,轻轻落在我们仰起的脸上。

“这索道可是悬在龙潭河的咽喉上呢!”张爱国突然开口,这位以小小小说闻名的作家,此刻正用指尖敲着玻璃,仿佛在敲一扇通往幽境的门。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,脚下的河谷果然像条银鳞巨蟒,在雾中时隐时现。潘艺的手机屏幕突然亮起,他正在直播:“各位网友,现在我们正穿越天柱山的云层,感受人在画中游的意境……”话音未落,缆车突然加速,他的惊呼混着我们的笑声撞碎在玻璃上。

只有星梅依然气定神闲,她此刻正把额头贴在玻璃上,像在寻找云端里的某个标记。她的登山靴轻轻蹭着轿厢底部,仿佛在丈量离地的高度。缆车在云雾中穿行,王德高的相机快门声始终未停,他半跪在座椅上,镜头追着掠过的山峰,像在捕捉一群跃动的水墨精灵。“注意看右边!”他突然低喊,我们应声望去,只见一座孤峰破云而出,峰顶的松树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姿态扭曲着,仿佛在与山神共

舞。潘艺的手机差点从手中滑落,而我和张爱国则不约而同地屏住了呼吸。

“知道吗?这东关索道的设计者是位诗人。”星梅突然开口,声音里带着常见的温柔,“他说每根钢索都是琴弦,风过的时候会唱歌。”她的话让轿厢里突然安静下来,我们都侧耳倾听,果然听见若有若无的嗡鸣声在云端回荡,时高时低,时急时缓,仿佛真的是山神在抚琴。

当缆车终于抵达大金顶时,雨停了。云雾开始消散,露出天柱山东关雄奇险峻的真面目。那些曾在雾中若隐若现的奇峰怪石,此刻全都棱角分明地立在眼前,像被惊醒的上古神兽。我们站在环山的玻璃栈道观景台上,望着云海在脚下翻涌,仿佛站在世界的边缘。

“下次再来,该是秋天了。”潘艺望着远处层叠的山峦,“到时候红叶漫山,竹海连着云海,肯定更美。”“不,我更喜欢现在。”星梅轻声说,“雾中的天柱山,才是真正的飘渺仙境。”

下山的路上,我们谁也没有说话。车厢里回荡着缆车钢索的嗡鸣声,那是山神的摇篮曲。我望着窗外渐次展开的景色,忽然明白:有些风景,本就是为了让我们在云端遇见自己的灵魂。

雾里游东关

涂云霞

头顶上方,一片神秘而古老的山峦横亘。群峰重峦叠嶂,犹如天地间的巨人,巍然屹立,似要与苍穹比高。它们层层叠叠,如汹涌的波涛,一眼望不到尽头。

这座山,历来有西东两关之分。西关钟灵毓秀,树木含着灵气;东关则险峻非常。东关游线中的奇谷天梯,修筑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,上下落差几十米。两侧巨石林立,仅容一人通过,是东关的一大奇景。少年时,我曾在春暖花开之际,约上几个同学攀爬东关。那时年少气盛,可即便如此,双腿仍忍不住颤抖,背脊也直冒冷汗。过去,也有一些胆大的外地游客前来,但因游线太过危险,出于安全考虑,景区将东关封了起来,并进行改造。

历经20年的“封印”,今天,东关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,让我们得以领略它独特的山海之美。

乘坐龙潭河索道登上金顶后,便踏上了230余米长的玻璃栈道。桥面紧贴千米悬崖,胆小的我,始终不敢往下看,只能目不斜视地向前走。接着来到鹊桥,传说这便是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之处。看着鹊桥,我不禁脑补出牛郎织女相依相偎、互诉衷肠的画面,觉得无比应景。从鹊桥天然形成的桥孔向对面望去,山峰高耸入云,峰顶被云雾笼罩,让人难以窥其全貌。

路边的崖壁上,不时能看到几株鱼鳞木,也叫珍珠黄杨。这是植物界的珍稀物种,树形优美,造型奇特。它耐得住贫瘠,多生长在千米以上的高山,生长极为缓慢,非千百年难以长成。还有龙须草,

沿着石缝扎根,如同老龙王的胡须,给大石头的腰间添上了一排流苏。每根龙须草的末梢,都挂着一滴雾珠,细细看去,闪着碎银般的光亮。

路边的山谷里,各种花儿竞相开放。黄色的腊瓣梅、金缕梅,白色的山茶花,淡粉色的野梅子花,开得尤为绚烂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繁花与苍翠的山林相互映衬,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。山高水长,即便是最高的山峰,也有水流潺潺。溪水从山间蜿蜒而下,发出汩汩的流水声,宛如天籁,让人心旷神怡。

站在山顶,重峦叠嶂的山峰就像一幅巨大的屏风,隔开了天地。在亿万年的风化作用下,捶鼓石愈发像鼓槌,蜒蚰石更是栩栩如生,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也体会到生命的渺小与伟大。晴天时,空气清新,阳光明媚,山谷里的兰花在暖阳的照耀下,散发着阵阵醉人的香气,令人神清气爽;阴天时,山谷中云雾缭绕,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。而我们今天,就在这云海仙境中穿梭。登上大天门,俯瞰雾中若隐若现的千丈崖,穿过阳关三叠,站在回音台,拼尽全力大喊一声,回音阵阵,既解压又有趣。

这就是东关。这般美景,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宝贵财富,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。我们理应珍惜这份无价的馈赠,保护好这里的环境,让这些山峰永远保持原有的美丽与壮观。唯有如此,后人才能继续欣赏到这片神奇的地貌,领略大自然的伟大与美好。



蜒蚰攀顶

徐若琼 摄

东关散记

朱玮

从龙潭河索道上天柱山,玻璃栈道是必经之处。一群红男绿女在陡峭的山崖上,享受着自由飞翔的感觉,胆小的踩踏在靠山的实心路面,牵着同伴的手,闭上眼睛小心翼翼地听自己心的跳动。

雾气在脚下聚散成流动的银河,每一步都需在虚实之间寻找平衡。脚下是深不见底的虚空,耳畔唯有罡风与云浪的对话。这让我想起白居易的千古名句:“天柱一峰擎日月,洞门千仞锁云雷。”当指尖触到冰凉的钢化玻璃时,忽然读懂了王阳明“心外无物”的深意,原来恐惧源于未知,而直面深渊的勇气,本就是心性修炼的法门。

阳光撕开雾纱时,越过龙潭河万亩竹海,对面的山体宛如一尊睡卧的大佛,安详地仰望着天空,眉眼间透着宁静与慈悲。山间的林木像是给大佛披上了一袭翠绿的袈裟,让人感受到一种超脱尘世的宁静与祥和。

行至鹊桥,方知险中藏幻的真谛。一条长长的天然巨石插入峰体,雾岚在其下翻涌成海,传说此桥曾引渡织女的相思。踏过时,衣袖便染了云絮,如同《洛神赋》中凌波微步的幻影。耳畔仿佛传来牛郎织女的私语,又似东汉左慈挥袖断桥的传说在风中低吟。

我听着山中鸟儿的清鸣,任松风掠过耳边。沿着花岗岩石阶,一步一步,向天狮峰攀登。石阶上的苔痕沁着露水,仿佛千万年来每一粒尘埃都在等待与步履相遇。

终于登上天狮峰。东关全景尽在眼眸里一一掠过。那险峻,是藏在云雾里的锋芒。我似乎感觉到当年张恨水的祖父,湘军将领张开甲少年在此习武时,那柄被岁月磨砺的古剑出鞘时寒光与霞色的交缠。

目光所及,如刀削斧劈的千丈崖,记录着岁月的沧桑与地壳运动的壮烈,崖壁的褶皱里,流淌着青铜色的日晖。想起余秋雨笔下“寂寞天柱山”的喟叹,此刻却觉得寂寞原是山的本相,它不惧游人如织,亦不悲空谷足音,只将亿万年的沉思凝成石纹,任春秋在裂缝里结痂成茧。

展望翠华峰,峰顶老松虬然。仿佛是大自然用最细腻的笔触描绘而成。黄庭坚曾为此感叹:“哀怀抱绝景,更觉落笔难。”

从天狮峰折转,向着大天门攀援,路渐如琴弦紧绷。花岗岩粗粝的肌理如史书页脚,褶皱里藏着造山运动的断章。奇谷天梯上仰首,只见一线天光垂落,恍若通天绳梯。风声在耳畔呼啸成偈语,石壁上的裂隙里,几株松树以倒悬之姿生长,根须如青铜铸就的经络,咬住每一寸岩骨。

那对在“一夫当关”的险隘相携而行的白发夫妇,丈夫紧攥妻子的手腕,皱纹里淌着年轻时共攀险峰的记忆。或许人生亦如东关之路,需以肉身丈量绝壁,方能在某个转角,与云海之上的顿悟劈面相逢。

回音台上的一声长啸,惊起群峦叠浪般的回响,仿佛整座山都在替人喊出胸中块垒。怪不得当年京剧鼻祖程长庚会选择在此地练嗓,他从大自然的声音中汲取了灵感,将潜山五庙弹腔和徽调与自然的韵律以及汉剧、昆曲等完美融合,创造出了全新的京剧。

来到了炼丹湖,葛洪道人的塑像倒映在湖面,像未磨的铜镜,照见历代寻仙者的执念与释然。几只水鸟在嬉戏,偶尔掠过水面,留下一圈圈涟漪,为这宁静的湖面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机。坐在湖边,静静地看着湖水,感受着微风的轻抚,心中一片宁静,仿佛所有的烦恼都随着湖水的波纹消散在了远方。

回望东关,那些九曲回肠的石阶,惊心动魄的悬崖,都化作星子般散落在记忆深处。此刻方明白,天柱山从来不是简单的地理坐标,它用亿万年的沉默,等待着每个来访者,在攀登与驻足间,与天地对话。